學統

十六本之九

LIBRARY
MAY 7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B
126
H754
1685a
v.9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redacted]

學統卷之三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即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徙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

而耑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迓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

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摳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惲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宜下而勿高宜

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冗又曰以眞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克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

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弋陽龜峯間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爲亂苗之莠而莊㫤豪放之士且將流於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於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趨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

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畧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

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歛警醒則氣便淸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愼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於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旣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

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過絶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斂心空有事時不斂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

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於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

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近
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
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
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
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
心功夫不得其眞多流於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
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
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
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

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眞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

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册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晳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

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月湖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

一出於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楎椸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

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
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
序而方與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　老死林泉
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
反求身心以得之眞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
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
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
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於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憂悶之志

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淸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遡聖賢博及政教其於邪說詖

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藿德與時
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眞卑者
溺於功利高者涉於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
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學
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剸志
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
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

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

敬弟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群居類聚則爲敬業爾藉
令畧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
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闇於聖賢
大學之道卽建樹鏗鍧終沸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
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
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巳
李懋檜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
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
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

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於是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於羹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

居岡一弗主於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卽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於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蔣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既而藏修於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

敬而所著居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闢深以學者入於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於粗而新會實流於異一師一友並愧餘干遠矣

學統卷之三十一終

[illegible]卷之三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别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先生於官舍先生禀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於他兒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

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

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
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
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
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
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
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
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
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愼有夤緣
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

之一淸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

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於有我之私是
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
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
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
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
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
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
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

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艮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

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蟊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眞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

旣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閑聖道者但於禪學本末似乎

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於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

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淩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郤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為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牵

合惟從事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禀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

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
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
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
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
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
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於正而以力闢
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於性命之
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絶塵絆靜坐山閣
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

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生平志趨恬淡蹈履姱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敘

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
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鄕閭則之而化於禮讓
子姓僮僕守其敎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
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
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
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
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
裘之業所謂回白日於旣西障狂瀾於旣東厥功於

是爲大獨其闇然自修謝絶門徒恥靦顏角尺寸几席之講旣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閣置沉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於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

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於弄精神滅性眞毀覆禮敎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菴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於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於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淩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
非者也整菴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
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
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栝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
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
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
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
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眞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

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眞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强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於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嘅顔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畧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眞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

囿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溫柱下之無徑於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悊於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眞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為之先覺焉書之帝廸詩之天牖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

章始其言以絶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於是仲尼刪述之經尚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嘆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

力行亦奚異於圓覺之說視有為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晻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於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間有資禀英明高視濶步自詭於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

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註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於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於今日畧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於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末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於異同之間明白簡直

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於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於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菴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菴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菴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弟知覺之覺不能覈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已性以盡物性以逹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

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
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
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
乃得據此以爲崇正距邪之左劵斯其爲功聖門
豈淺鮮也哉或曰整菴於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
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菴之於薛胡亦猶橫渠
之於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之三十二終

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
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
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
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
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
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

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為魯司寇使子路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子路為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

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阨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

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嘐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於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

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闇於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淸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

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
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
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
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
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

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日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
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
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
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
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氏
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闞止也亦字

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旣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敎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淸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

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名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歛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

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兖州府滕縣南三里栢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

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達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敎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犄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

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驁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又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
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
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邱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皙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也曾晳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
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
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啟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
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
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
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

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難敬而能肅志通而好

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郜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

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畊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

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

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宓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隣里
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
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
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軒不容巷而
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
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
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

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為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
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
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
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
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
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
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
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
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

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敎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

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

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
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
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
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
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
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
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
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

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

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荅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郜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邱聖人之後也我卽殁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益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三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容之力為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曰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

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郯伯宋加封龔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歎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原憲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鄭伯宋加
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晳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
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
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

○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讎孟喜梁邱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救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

郎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元以爲郎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按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郎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

餘者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子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之三十三終

學統卷之三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左邱明

左邱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旣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

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邱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邱明授曾申
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
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
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
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

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邱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寖微邱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邱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

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

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
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
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
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名
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
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
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
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
郎中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
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
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
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龔
邱伯壽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
穀梁子

愚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
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
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晁黎

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
秋之左氏非非論語之左邱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
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
梁得春秋之吉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艷而富
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
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
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邱明親見
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
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

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疎而義理卻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

學統卷之三十四終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